

他們成了少先隊員

卡托夫席柯娃著 范欽安譯



他們成了少先隊員

卡托夫席柯娃著 范欽安譯

(教育小說)

正風出版社

А. КОТОВЩИКОВА
ОНИ СТАЛИ ПИОНЕРАМИ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1 Ленинград

他們成了少先隊員

著者 卡托夫席柯娃 印刷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337弄90號
譯者 范欽安 出版期 1953年7月滬初版

正風出版社

出版部：上海滬池路100號
編輯部：南京西康路44號

書號 203

印數 0001—5000

定價頁 292

★有版權★

二 錄

不順利的旅行……	一
科拉·羅莫夫生了什麼病？	一三
民謹局裏……	二二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三四
嚴厲的姐姐……	四三
米查·奧古佐夫	四八
你們不久就要成爲少年先鋒隊員了……	五三
他們是多麼不同啊！	五四
窗台上的花……	七二
少年先鋒隊員們，準備着！	七七
捉迷藏……	八八
盛大的會……	九七
現在你是少先隊員了……	一〇六

你們每天是怎樣過的……

爭吵……

二分的研究……

開往唐波夫的輪船……

不上學就不算生活……

驚人的新聞……

為什麼這孩子要泅過河？

會心的談話……

相逢……

科拉的梦想實現了……

斯大林街……

滑雪板……

郊遊……

白楊和楓樹……

沒有寫完的信……

我們是少年列寧主義者……

一一七

一二六

一三一

一四三

一五五

一六四

一七八

一八三

一九二

一九八

一〇九

一二九

一三五

一三九

一四五

一五六

不順利的旅行

三年級戊班的學生科拉·羅莫夫，精神飽滿地走在人行道上，一面走一面四外觀看。正是清晨的時候，大街上十分熱鬧。大人都去上班工作，小學生也都背着背包，提着書包，急急忙忙往學校裏去。

清涼的風十分暢快地吹拂着科拉的面頰。秋天的太陽已經不大炎熱了，可是陽光却顯着格外明亮。窗戶上的玻璃映着蔚藍的天閃閃發光。小花園欄杆後面的樹，輕輕搖動着發黃的樹葉，好像



向路上行人點頭。

從自家大門口，到應該轉彎的街角上，科拉只跳過了一個積存雨水的小坑兒，別的坑兒都是繞過去的。科拉心裏實實在在有點事。女教師昨天說過，今天就要開始講複合字⁽¹⁾。複合字是什麼樣的字呢？科拉早就急着想知道了。

『小科拉，早啊！』

在科拉要轉彎的街角上，站着一個五年級學生小米莎，他帶着沉思的神氣在那裏擺動書包。他跟科拉同住一個院子裏。

科拉站住了。

『啊，是你麼？早啊！』

『上學去麼？』

科拉點點頭。

『你知道麼？』小米莎說。

『什麼呀？』

(1) 俄文中有時把兩個字合起來，造成一個字，就叫做複合字。

『你知道現在我要坐電車到哪裏去啊！喔，那才算一個重要的地方呢！我早就打算去了。可是現在才拿定主意。我在這兒站着——就拿定主意了。』小米莎不知爲什麼嘆了一口氣。

『你站着就拿定主意了？可是你要到哪裏去呢？』

『唔，是那麼一個地方啊！救火員在那裏練習呢。嘿，妙極了！而且老是在早晨。一個孩子告訴我的。你知道他們那水龍帶是什麼樣子麼？整整要從一道街口拖到另一道街口。還有那麼一種梯子呢！』小米莎把下巴朝上一揚。科拉跟着也抬起頭來。頭頂上是飄飄盪盪的白雲。救火員沒有爬

到白雲上去吧？

『梯子到得了五樓麼？』

『到得了七樓呢。順着這種梯子他們真是快，快得很！一霎眼就到頂上邊了！』

『戴着鋼盔麼？』科拉急着問道。

『救火員麼？那還用說，當然戴着鋼盔。』



腰上還帶着斧子呢。聽我說，跟我一塊兒去吧？」

「馬上就去嘛？」

「當然馬上去。還要再等一個月嘛。」

「你怎麼啦！學校呢？」

小米莎低下了眼睛，用套鞋的鞋尖，在人行道上曲曲折折畫了一個複雜的花紋。隨後，遲疑地冷笑了一聲：

『怎麼着呀？學校不會撇下我們跑掉的。』

『放學以後吧……』科拉說。

『這麼說他們還要等着你啦！他們現在就在幹着哩，一大早就幹起來了。火勢是多麼大喲！可是那救火員使用滅火機——嘶！嘶！兩下子就把這火給壓下去了。』

『火麼？』科拉叫起來了。『難道那裏失火了麼？』

『當然，和失火一樣，』小米莎隨口說道。『他們正是要學習呢。跟我去嘛？』

『那麼，怎麼上學呢？』

『老是這一套，』小米莎發脾氣了。『曠一次課你都害怕。』

……還在五分鐘以前米莎就拿不定主意了，——到底去不去上學呢？真是不想去！因為就在第一節課上，那亞述巴尼拔就守候着他了。

這個使米莎倒霉的亞述國王，生在兩千七百年以前。昨天，因為這個國王米莎已經得了一個二分，他並且決定踢球解悶：昨天傍晚在院子裏一直踢到昏黑。這孩子跟着球跑，不管那水坑泥窪，簡直把自己都忘掉了。媽媽一眼看見他那雙鞋子，也驚得叫起來。可是，今天早上收拾課本的時候，他又想起那亞述巴尼拔了。倒霉！他在古代亞述搞些什麼呀？這個皇帝的各種事情，米莎還是不知道。

女教師說定了一準要問。究竟會怎麼樣呢？又一個二分麼？這一來他就想起了救火員。他早就打算去看看這些救火員了。米莎越想越相信，現在是到救火員那裏去的最合適的時候。以後什麼事情都會發生的！……要是他們突然停止了早晨練習而只是在晚上才練習呢？在晚上，說什麼媽媽也不會讓他到那裏去。米莎總是拿不定主意。也許，女教師忘掉了昨天的約定，不會叫起他來吧？更加上第三課是地理，真捨不得曠課。

在他向科拉胡亂吹噓說是要去這個『美妙的地方』以後，米莎就把自己的退路完

全截斷了：現在不去是不行了。

『我要去！』他無精打彩地說。『現在就晚了。』

『等一等……』科拉喊住他。『可是……火是哪裏來的呢？故意把房子點着麼？』
『不是一整座房子，是一小片……。你每天都看見學校，可是這種地方，也許你
一輩子都見不着。叫做戰鬥散開呢。』

『戰——鬥——散——開？等一等。可是……』

『可是什麼？你跟不跟我去都是一樣……。大概你見過救火吧？』

『沒看見過，』科拉老實承認了。

『哎喲！世界上你什麼都沒見過。那就跟我去吧！』

『我不知道……。能不能……』

『這有什麼不能？你一次不上課他們看不出來。啊，救火員的鋼盔多麼漂亮啊！』

科拉吁了一口氣，在那裏踏起步子來了。也許，女教師當真不會注意到他沒有上
課吧？可是他明天就要照常坐在自己課桌後面的。不過現在上學去晚不晚呀？打鈴以
後再進教室是够難堪的！只怕還不讓進去呢。當然是不讓進去的！想到這裏他就不再

猶疑了。

科拉拉住帽沿戴緊了帽子，往四外看了一看，急忙說道：

『我們去吧！不過要快點！』

米莎斜眼兒瞅了科拉一眼，冷笑一聲：他害怕科拉會改變主意。

兩個孩子跑到電車站上。正好要搭乘的電車開過來了。米莎和科拉剛剛來得及跳上去。他們坐電車走了很久，科拉急得甚至不往窗外去看了：最好快點到吧！

『米莎，他們的梯子很多吧？』

『足夠用的。』

『腰裏的斧頭是什麼樣的呀？』

『看見就知道了。怎麼糾纏不清呀？』

小米莎顯然是不大願意講話。科拉也就不作聲了，他開始細看電車裏的乘客。這些人都往哪裏去呢？大概沒有一個人是像他們似的，要到這麼一個好地方去的吧。

最後，小米莎開口了：

『下一站就要下車了。』

過了一會兒他們就走到一個完全不認識的大街上。

『已經開始了！』小米莎突然叫了一聲，他們就飛跑起來。『看見沒有？你往哪裏看呀？在左邊呢！』

『哪裏？哪裏？』科拉站住了，往左邊去看。

一個停車間的棕紅色的寬門已經敞開了。街心裏停着一輛鮮紅發亮的汽車。這就是救火車，一旦有什麼地方失了火，它就響着震耳的鈴聲，在街道上飛馳。汽車上放着許許多叫不出名字的東西：許多木棍，許多長長的小桿子……可是却沒有工夫細看這部車子。離車子不遠站着一隊人，都穿着淺灰色厚實的上衣和長褲子。他們穿着這身寬大衣服，真顯着有點笨。每人頭上都戴着鋼盔。是的，這就是救火員。小米莎沒有騙人。火呢，却沒看見。科拉往四外去看，可是，火是確實沒有的。

在這一隊救火員前面，站着一個隊長，他戴着一頂紅箍藍頂的帽子。這個隊長舉起一隻手，用低沈短促的聲音發出命令。戴着鋼盔的救火員——他們一共有八個人，科拉剛剛來得及數清楚，——都向救火車跑去了。他們很快地從車上卸下來許多又粗又大的圓東西。他們把這些圓東西放在街心裏，都在周圍跪下來，各個人都往自己腰

帶上掛上一樣東西。然後都跳起來急急地衝了過來，使得這幾個小孩子——裏面就有小米莎和科拉——趕快躲開了。救火員爭先恐後地在街上跑。嘆，才奇怪呢！每個人後面都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活像一條灰色的蛇。當然，這就是救火的『水管子』。現在科拉才明白，那些灰色的巨大圓東西就是『水管子』，不過是緊緊捲着的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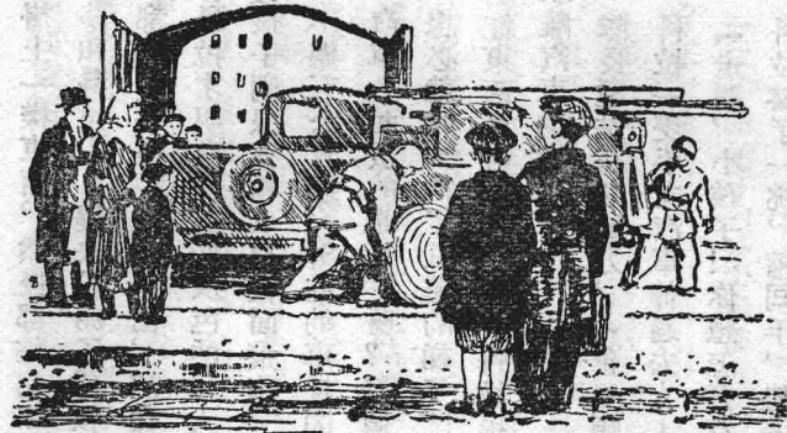
孩子們跟在救火員後面飛跑。科拉也想跑，但是怎麼能撇開這部汽車呢？汽車離他才不過五公尺遠，鮮紅的車身閃閃發亮。要是摸着它，那一定是光而又光、滑而又滑。汽車上面放的是什麼呀？好像一疊窗戶框子……。這就是梯子！一個壓一個地放着。想必就是到得了五樓的梯子。但是都沒有那麼長呀……。那些光滑滑好像粗蠟燭的紅東西又叫做什麼呢？科拉很想仔細看看這些希罕東西，他一步一步地挨上去，越來離開汽車越近了。

隊長還站在老地方，一會兒順着大街望望，一會兒掀起袖口看看手錶。

科拉一隻手向汽車伸過去——想去摸摸它。

『走開，小孩子！你想怎麼着——想摸軍車麼？』

科拉嚇了一跳，縮回手，扭過頭來。隊長仔細看着他，看着他大衣底下露出來的



書包。

『你是在第二部？學習麼？』

『什麼？不是，我是第一部，』科拉慌得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那麼，你在這裏擠什麼呀？』隊長厲聲問道。

科拉臉上籠罩了一層紅暈。

『我……』

『你什麼？現在正是上課時間。走開吧。』他抓住科拉的手拉着他離開了汽車。『我們這裏用不着逃兵！』

科拉只覺得兩頤發熱，兩鬢嗡嗡地響。後

(◎) 有些學校是二部制，有幾班學生只上課半天，第一部的學生上午來上課，第二部的學生下午來上課。

來他覺得兩頰上都潮濕了，周圍的一切東西都化了，好像在雲霧中一樣。他昏頭昏腦地看着：隊長看了看手錶，迎着救火員走去。這些救火員從科拉身旁跑過去，跑進了敞着的大門。

小米莎在科拉旁邊直跺腳：

『唉，你這個小鬼頭！最不濟也要說在第二部學習呀……』

救火車嘆了兩聲就離開了停放的地方，開進了那寬闊的大門。這兩扇門慢慢地關上了。站在這裏看救火員的過路行人，都四散走開了。

『現在他們要在院子裏練習啦。那地方他們根本不讓進去，』小米莎垂頭喪氣說道。『呶，我們走吧。』

科拉絕望了，回頭看了一眼。怎麼回事呀？！他就這麼連什麼也沒來得及細看。連什麼也沒來得及問一聲。

『他……把我們叫做逃兵呢！』科拉嗚咽着說。

『好像是，我又不是聾子……』

小米莎十分煩悶，抓住科拉的手，拖着他跟在後面。科拉踢着街心裏的圓石子，

勉勉強強往前走。淚珠在他臉上滾下來。

『都是因為你才逃了學！』他抱怨道。

『你不要因為這事死了，』小米莎裝着冷冷淡淡樣子應聲說道。

他們在街上慢慢走着，科拉覺得過路的人都在氣憤憤地看他們：大概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看出來他們是逃學的孩子哩！